

又藝思想叢書

批判的階級性人格的批判

葉爾米洛夫 著 錢新哲 譯

正風出版社發行

17
5

目 錄

主性倫理觀·····	一
奴性倫理觀·····	四〇
人格的不完整·····	六〇
高爾基和朵斯托也夫斯基的恐怖·····	八四
關於與人的論爭·····	九九

主性倫理觀

在「論文藝術技巧」裏，高爾基說過：在精神益臻成熟的成長年代裏，他碰到兩種不同的敵對觀念：一種是尼采的「主性倫理觀」；一種是基督教的「奴性倫理觀」。

「我是多少懂得卡爾理論的」，他說。「主性倫理觀」和「奴性倫理觀」，對我是同樣令人憎惡欲嘔的。我演創出第三種倫理觀——「援助在反抗中的人們！……我的幾位先哲曾極力想把這兩種體系——「主性倫理觀」和「奴性倫理觀」綜合起來。因為智慧的高度發展，他們浸染着前種倫理觀；因為本身意志的無力和向現實屈服，他們浸染着後種倫理觀。因為革命作風的嚐試，使他們受到了磨難，而且統治階級的大門，也向他們緊閉不納了。這影響了他們求生的意志，並且在他們身上喚起一種，我稱之曰「失敗者的虛無主義」的心境。索斯托也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裏，很完善地形成了這種虛無主義。

因此，根據高爾基的意見，索斯托也夫斯基的作品，是「主性倫理觀」和「奴性倫理觀」的綜合反映。

這種觀念對索斯托也夫斯基作品的整個了解，是有着極大幫助的。高爾基曾認為「地下室手

記」就是這兩種輪迴觀的綜合體。

社會關係的脫節和社會自救心裏的形成——就是「地下室手記」的內在旨趣。高爾基指出，被表現在這個故事裏的好情感，是個人的受傷痛，自我的快傷，然而已經走到人生尖端的自我，又發現本身對當前一切問題，有種遺傳性的無力，所以，雖然有擴大和深化其心靈的天生願望，結果還是屈服於失望，把它拋掉……」

在一九三四年全蘇作家大會上，高爾基認為，這些情緒是「從現實往失望無政府主義的移植」。在這次演說裏，「對地下室手記」裏的主人公們，高爾基也有如下的論述：「采斯托也夫斯基正是化身爲「地下室手記」裏的主人公，用活生生的完美字句，描摩以自我爲中心及社會頹廢的典型的尊譽啊！……」采斯托也夫斯基在他的英雄性格上，顯示出十九和廿世紀中，個人主義的青年脫離現實生活，沉淪到如何深不可拔的地步的可憐囑咽。這個英雄裏賦着尼采所有的特質，——和許多其他誕生於資本主義國家，非人道的無政府主義的影響的「社會頹敗」。

采斯托也夫斯基的第二階段文學題材，完全表現在他的「地下室手記」裏。這個題材是與人民聯繫的失掉，結果也失掉了「善」與「惡」的指標；這個主題是靈魂之門向一切洞開；這個主題是布爾喬亞社會帶來的人性孤立的戰慄；這個主題是以自我爲中心的個人的逐漸成長的「蜘蛛

精神」的戰慄，而這個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割斷了與受侮辱和被傷害的大眾的關係。這樣的特質越成長，則這個人身上的蜘蛛特質，也就越變得顯著，槍的越緊，他的內在抵抗力，也就越脆弱。「地下室手記」把一個警覺到陷於孤立，失掉一切人類接觸的靈魂，赤顆顆地擺出來了。

上世紀的俄國著名作家，烏斯賓斯基（Gleb Uspensky）這樣寫道：「涅克拉索夫詩，一點鐘武士裏的英雄喊道，『引我走向死滅的陣營吧。』一定要這樣呵！領他去吧。否則，聽其自然，他只要稍一踉蹌，就可墜入那些有血污手的陣營裏。」

完全切斷了與「死滅陣營」的真正關係，勢必引起新估價一切人道主義的傳統和與「滿手血污陣營」的接觸。像巴爾扎克一樣，索斯托也夫斯基警覺到，就像巴爾扎克的一個人物所認為着，布爾喬亞社會攔阻在個人面前的，是非做刺客即做犧牲者的牛犢角。索斯托也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記」英雄的成長中的布爾喬亞靈魂裏，觀察不被遮奪一切道德支柱的厭世者的諸多特色他被嚇驚了。因此，拉斯克尼克夫和伊文·加馬拉佐夫被誘惑的觀念：「凡事皆可寬恕」嚇驚了，因此，斯摩蒂亞克夫也……

索斯托也夫斯基的創作裏，這些非常重要而有意義的主題，是包在曖昧主義的外表裏。斯摩蒂亞克夫內在的蜘蛛原則，是用空想而非現實的價值——用宗教，用反資本主義的烏托邦主義，

用與人發生的神祕關係來對抗的。進一步說，朵斯托也夫斯基一面刻畫了許多布爾喬亞背教者的典型，一面燃燒起批判社會主義的狂瀾，表露出有計劃的暗示：有計劃地要在讀者的心靈上，建立起這些典型與革命和社會主義的聯繫。自然反動傢伙們，在這方面，盡了最大的努力。反動派批評家們蒙蔽了這些典型的真實性格，把他們刻劃成內心充滿「革命主義」和無神論的恐懼和懺悔的革命份子，否則就把他們刻劃成堅持自己革命觀點的「革命份子」。

朵斯托也夫斯基喊出了，資本主義在俄羅斯漫延所引起的恐怖。教長制的俄羅斯在資本主義，襲擊的驚嚇下，戰慄着，崩潰着；在這個新世界裏，以朵斯托也夫斯基為代言人的社會典型，落得為自己而樹起籬笆了。小公務員，被捲入資本主義漩渦裏，並遭受着被逐出階級苦難的貧困貴族，非特權階級的知識份子，這些全是朵斯托也夫斯基的各色英雄。一種變重的重担壓在他們的肩土：政府當局的亞洲式橫暴主義和新生的資本家關係。生活的新法則，在他們的野蠻的橫暴裏，已經向他們暴露無餘了。而民主政制的最後勝利，工人階級在最後勝利中所起的作用——未來的遠景，使代表民主政制，農民運動的先鋒，尼克拉斯夫（Niklasov），謝尼雪夫斯基（Chernyshevsky），杜伯羅留波夫（Dobrolybov），和謝德林（Shchedrin）們精神開朗的。却只使朵斯托也夫斯基的主人翁們充滿着恐怖啞啞。普羅利塔利亞主義的核心就如同資本主義的

本質一樣，伊朶斯托也夫斯基還懷遲惑。在他的心靈上，普羅利塔利亞是和貧困，幸福的粉粹，教長制道德和脈脈相繫的倫理基礎的崩潰相聯繫着的，因為，俄國的小資產階級廣泛地保持着中古時代的教長制社會的存在，我們是不應該忘記的。是這個給反動的反資本主義烏托邦，例如「正教社會主義」提供了肥沃的園地。「普羅利塔利亞主義」嚇住了朶斯托也夫斯基的主人公們，成了社會上小資產階級層的真正威脅，所以使小資產階級層時刻在忙於轉移自身普羅利塔利亞化的『爭』。在「罪與罰」(Crime and Punishment)裏，馬爾梅拉道夫(Mermeladov)的沉痛控訴：「現在人是沒有轉向的餘地了！」這是漠然沮喪和失望的叫喊。密切地注意着歐洲的社會生活，朶斯托也夫斯基清清楚楚地看到普羅利塔利亞日在成長的重要性——是這個更加強了他對革命知識階級的仇視。

因此，朶斯托也夫斯基的「正教會共產主義」，強烈地否定資本主義在俄羅斯發展的不可避免性和進步性，朶斯托也夫斯基的「正教會共產主義」充滿着農村公社和其他許多老夫子柱石的理想化——根據烏斯賓斯基(Cleb Uspensky)的用語——社會秩序；因此，他也敵對革命的社會主義，也企圖解脫拉斯克尼克夫(Raskolnikov)和卡拉馬佐夫(Ivan Karamazov)做他的追隨者。朶斯托也夫斯基觀念的歷史性的似是而非；含着這樣的事實：布爾喬亞的觀念是什麼，革

命的概念是什麼，在他的刻畫裏，出現一個統一的整體。所以，在索斯托也夫斯基創作的各色人物中有生命現實和其誕應當時革命運動的中間，畫一條線，是馬克思批評主義自然而且應該的事。在「罪與罰」中，如列別加尼克夫（Lebeznikov）這些典型——組織的諷刺式人物是那個時期「反虛無主義」文學的共同性——索斯托也夫斯基儘力直接或間接地逃避使小布爾喬亞做革命黨「虛無主義」。可是他發現，這樣一個深刻設想出的典型如拉斯克尼克夫的情形，要想公開做反真理與藝術的陰謀，是不可能的了。拉斯克尼克夫脫離了社會主義者。

拉佐密金（Razamikin）那個傻瓜伙，最近到底為什麼竟敢攻擊起社會主義黨了呢？他們是些苦幹的人，他們為公共幸福而工作着。不行，我僅有一個生命，而且我沒有靜待「公共幸福」來的慾望。」然而，索斯托也夫斯基至少企圖在拉斯克尼克夫和革命陣營間保持着「一種間接的聯繫：因為革命黨堅信暴力，而他可謂這樣的爭論：他們必須相信拉斯克尼克夫和加拉馬佐夫類的「凡事皆可有望」！

但是真理甚而對反動派的批評家們，也是牢不可破的呀，他們因為內心的自然願望太強烈，所以不肯把拉斯克尼克夫表現成為民主派青年的代表，而假意地說，他是「虛無主義。」

在恩·斯特拉克夫（N. Strakov）用最大努力想證明拉斯克尼克夫是個「虛無主義者」這

件事情上，我們發覺了一個有趣的矛盾。拉斯特拉克夫終於不得不承認拉斯克尼克夫「並不是一個虛無主義的典型，並非是我們多少熟悉的真正虛無主義者的原種……不堅定，幼稚的不堅定和幼稚的狀態是和拉斯克尼克的宿命論行動如鮑斐里（Porphyrius）所云完全一致的。」

拉斯托也夫斯基的同輩，事實如此，已經意識到了拉斯克尼克夫這個典型的歷史故事。讓我們回憶一下他向蘇尼亞說的話：「我一向慣於這樣問自己，你們既然知道，大多數人都是傻瓜，為什麼不盡力比他們更聰明些呢？於是我發現，要等人民全都開導而有知識到來，這是需要悠久的時間的。後來，我也發現，那個時刻永遠不會到來的，人民是永遠不會改變的，設法啓發他們，那簡直是浪費時間。我也是十分正確的！這是他們的法則，……我現在知道了，敢幹的人，在同輩的意見中，正是對的，鄙視而嘲弄他們的人，正是爲他們制定法律的人。」

拉斯克尼克夫這樣的做結論：「人被分成『平凡人』和『非常人』。前者必須生活在服從的環境中，而且無權違反法律，因爲他們只是平凡人的緣故；而後者有犯一切罪和違反法律的權利，正因爲他們是非常人。」這就是鮑斐里如何解釋了拉斯克尼克的觀念。拉斯克尼克夫向鮑斐里承認，他十分正確地確定了他的各樣觀念，並且繼續解釋他的「主要觀念。」那本身就局限在維持着自然將人分成類的說法中：第一類是劣等，包括平凡的人，專司繁殖同類的物質。另一

類是優秀的！……」拉斯克尼克夫所做的試驗，目的在用來決定自己是屬於那一階級。謀殺放印子錢的老太婆，對這個問題，給拉斯克尼克夫提供了這樣的答案：他可以違反原則嗎？「他是可以犯任何罪面一點不受良心上苛責的超人嗎？他是和「統治者羣」有着同一的原生質嗎？」

拉斯克尼克夫是同朵斯托也夫斯基的心靈有着聯繫的，主要的是同他的西歐式布爾喬亞泥及布爾喬亞社會領袖與特質的觀念（拉佐寧金很有所指地稱拉斯克尼克夫是俄國的張本）發生聯繫的。在謀殺了那個老婆以後，拉斯克尼克夫認定了自己並非「統治者」的原生質生成的，他把布爾喬亞社會的真正統治者羣這樣地描寫着：「不然，他們並非是那樣造成的。真正的統治者——是不怕一切的人：他能統帥大軍，馳聘原野，打倒一切善與惡，甚而連一個虛構的說明都不要。服從吧，顫抖的造物，不要有什麼慾望，因為你們是無事可望的呀！」

在這部小說的第一次草稿里，我們發現對拉斯克尼克夫有這樣的批評：

「在這部小說裏他的性格是對社會表現出不平凡的自驕，傲慢和鄙視。他的觀念是征服社會爲了自身方便，這些句子被刪去了」。專制政治是他的主要特質。」「他希求統治，但是又不曉得怎樣着手。極早取得權力和發財是他的一個迫切要求。因此他突然生出謀殺的觀念。」在這些筆記裏，這些話都是山拉斯克尼克夫嘴里說出來的：

「不論我變成什麼樣，不論我做些什麼，做慈善家也好，或做蜘蛛專吸人類生命的血液也好——這全與我無關。盡我所知的，我希求統治，別無可言。」毫無疑問的，朵斯托也夫斯基分有了斯威利蓋羅夫（Svidlailov）對拉斯克尼克夫所持的意見：「當他已經不放蕩了的時候，他就可以變成個土棍。」

正是這個現實——這個「統治」的，發財的，做吸吮人類血液的蜘蛛的迫切要求——這就是當高爾基朵斯托也夫斯基作品是反映「主性倫理觀」時，所特別強調的。

在和蘇尼亞（Sonya）的談話裏他赤顆顆地暴露了自己的靈魂，並且對自己的犯罪動機，做令人非常相信的解釋，拉斯克尼克夫這樣說：「當我謀殺的時候，並非是：——爲人類幸福，我以爲唯有這樣做，才可以幫助我獲得權威和財富。不，不，這些思想不是我的。不過當時，我渴望地要知道，終究我是個蟲賊，或者是個人，有人生充分意義的人——在事實上，我是否有權違犯法律；如果我是個懦夫的話，或者我如果大權在握的話……」

當蘇尼亞勸他當衆懺悔的時候，他這樣回答：「我該向他們說些什麼呢？他們自己也謀殺了千百萬的人，反而引以爲榮的。」

然而這些正是罪與罰的真正主題——布爾喬亞社會的法律，及其向人提出的要求。這就是拉斯

克尼克夫從事試驗的線索；他希冀着知道自己是遠會做個布爾喬亞世界裏的「有權階級」，殺害成千累萬的人。

鮑斐里稱拉斯克尼克夫的行動是宿命的，但同時，他對十分現實地鼓動多樣行動和觀念的這些行動，這樣解釋道：「我們是和一個宿命而抑鬱的案子，面面相覷着——一個時勢所趨的案子，我如果可以這樣說——「一個俱有時代標誌的案子」，——發生在黑暗吞噬了人心的時代裏；發生在引用一句俗語就可以使熱血沸騰的時代裏；發生在宣揚安逸就是人生目的的時代裏。……」

柴斯托也夫斯基的各色各樣人物，可以說是站在布爾喬亞的個人崗位上鑑別自己的。而且他們是畏縮在憎恨裏，從這裏他們觀察出一個人性蜘蛛，一個斯摩蒂亞可夫 (Smerdyakov)。他們最感痛苦的事，是他們所體驗到的一種奇異情感，在他們身上引起了一種人性本質「邪惡」的神祕戰慄；他們對撕毀一切人類關係，對「凡事皆可宥恕」這他原則，有種着迷之感！這就是柴斯托也夫斯基為什麼要使他們受痛苦的宣告，為什麼要宣講痛苦的純淨化價值。

在「罪與罰」和「加拉馬佐夫兄弟們」(The Brothers Karamazov)這兩部小說裏的神祕因素，使讀者們很難把握住其中的「塵世」內容。

不過在朵斯托也夫斯基的另外一部小說裏的神祕因素，相對地說，是減少到最低限度了。

在這裏，我們發現拉斯克尼克夫的社會根源，被公開地暴露出來了，原本使作者最感興趣的是爭成拉斯克尼克夫「觀念」的現實時代。這本小說就是「一個幼稚的青年」(A Raw Youth)。背景是一八七〇年的俄國，及其相伴而來的逐漸升高的「黃金狂」，「商業冒險主義和布爾喬亞貪婪精神的飛躍發展，以及帶有傳染性膨脹的瘋狂投機計劃。情景是聖彼得堡，一個布爾喬亞都布，在那個時期，與西歐的城市，差不多沒有什麼不同，充塞着骯髒的和陰暗的貧民窟，不斷發生的各種悲劇，例如一個少女的自殺，她在報紙上登過一個純樸而動人的廣告：教授各種科目，算術在內——這使佛西勒夫(Veslov)看穿了一個赤貧的國家。在「一個幼稚青年」裏充滿着足以使其成爲一部真實社會小說的東西。

有一位朵斯托也夫斯基的詮釋家A·陶林寧(A Dolinin)，他認爲在七十年代的初期，朵斯托也夫斯基寫完了「鬼迷住的人」(The Possessed)，就變成動搖的犧牲了，而且必須承認，「一個幼稚青年」爲這本書提供了辯解。事實上，在這部作品里對革命青年的描繪，是同在「被鬼迷住的人」裏面所描繪的，有實質上的不同的。「一個幼稚的青年」裏的人物全是些智慧而誠實的人，雖然，朵斯托也夫斯基確實使他們和當代一般布爾喬亞精神密切地聯繫起來。「一

個幼稚的青年」帶着特殊的社會背景，清清楚楚地從說明了引誘作者使革命陣營的代表和「布爾喬亞王國」聯繫的理由；革命陣營中的最前進份子把握住了這個觀念：資本主義在俄國是個進步的力量——而且就是這個促便了朶斯托也夫斯基站在資本主義歌頌者的崗位上，歪曲着事實，刻畫着革命黨。

自然，在根本上，朶斯托也夫斯基的眼界並沒有改變，與其早期「窮人」（Poor Folk）和其他作品不同，在「一個幼稚的青年」裏和在「罪與罰」及「加拉馬佐夫兄弟」裏，朶斯托也夫斯基求教於「正教共產主義」，求教於「基督教的田園詩」，這一點也是建築在缺乏對人及其「獨立」與自由的忠實。

然而，那不能是偶然的機遇，當這部書正在付印中，在朶斯托也夫斯基，恩·斯特拉克夫以及一些別的保守派朋友間的感情上，起了某種程度上的冷淡，所以，「一個幼稚的青年」就未能
在尼克拉索夫和謝德林（Shchedrin）編的「祖國」上發表，從朶斯托也夫斯基寫給妻子的信上判斷，這兩個人是讀許他這部小說的。

因此，「一個幼稚的青年」幫助了那些不相容的老對頭——謝德林和朶斯托也夫斯基間的友誼關係，增進了不少。

高爾基指出了這兩個人接近的契機。兩位作家一面完全敵對的觀點，相反的世界觀，前進着，一面共同反映自己時代的主要特質——這就是高爾基認為的真正藝術指標。高爾基在自己的文學教程裏講：謝德林給出「七十年代的輝煌估價」。

於是高爾基從時代標記裏引用一段並做出這樣的結論：

「這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中一個聰明絕頂的人的吶喊，在其吶喊的熱情裏，攪雜着柴斯托也夫斯基的歇斯特的里鳴咽。兩個人的見解正相反，一個唯斯拉夫主義者，一個是唯西方主義者，兩個人全是在周圍環繞着食婪，獸性，野蠻的荒淫無恥的景象之前，全是在一切獸性都受政府鼓勵，一切人道遭受執刑的景象之前，苦痛地寫着。」

高爾基在這裏規定出柴斯托也夫斯基創作的東西，真實的價值，即，在資本主義在俄國飛躍發展的時代，失望中的熱情，向資本主義社會強暴和食婪的抗議。

謝德林所描寫的食婪，獸性的仇視，當代社會的爪牙法律，人間關係的瓦解，統治熱情，與財富需求同值的飢渴的一切的因素，全可以在「一個幼雅的青年」裏找到的，但在暴露布爾喬亞社會食婪當中，柴斯托也夫斯基並沒有使清高理想化，相反的，清高的頹廢倒構成這本書的主要主題之一了。」

這個英雄——表白自己說道：『我是個可憐的青年，沒有一個時候，我能分辨出善與惡——我被投落在充滿着誘惑的布爾喬亞社會裏了。他發現自己所處環境的周圍，全是大小的掠奪者，詐財者，騙子手；而且觀察出本身內有個「蜘蛛靈魂」的成長（朵斯托也夫斯基曾兩次在這個字下面畫過線）使他的犧牲有肉食的氣味。在這樣的一種氣氛中間，這個青年所想像出的觀念，在本質上，同拉斯克尼克夫的觀念很少有不同的地方；他決心做羅斯葉兒（Rothchild），「凡事皆可寬恕」的人，統治低級階層，統治一切平凡人。統治一切做「真正統治者們」計劃的資料而生的一切平凡人。如同拉斯克尼克夫的情形一樣。這樣的觀念促使「一切人間關係」的破壞；「我觀察得太透澈了，」他說，「因為要做一個羅斯葉兒，甚而希望做一個……我斬斷了一切社會關係。」「幼稚青年」和拉斯克尼克夫有許多地方是相同的，特別是他們的傲氣，輕視別人是相同的。

如同拉斯克尼克夫的情形，「幼稚青年」的這種態度是起源於受辱的情感，受傷的感覺，「明哲保身」的願望，敵對的社會。「幼稚青年」，拉斯克尼克夫和加拉馬佐夫對布爾喬亞世界的法律的抗議，他們一開始就是採取一種個人主義的途徑：因為你的生活則是如此的卑鄙，殘忍，所以我也一定是卑鄙而殘忍的。這樣自然要走向斯摩蒂亞的道路。朵斯托也夫斯基看不出任何其

種他類抗議的可能性，而且，他是不相信這種可能性的——因此「代用」，「使拉斯克尼克夫和加拉馬佐夫「背叛」同革命運動一致化。

在他的「夏天印象冬天手記」(Winter Notes on Summer Impressions)，裏索斯托也夫斯基用很少幾個字就把他的布爾喬亞社會觀念這樣表現出來了：「什麼是解放，自由……什麼時候才是人們願意做什麼就做什麼的時候？什麼時候他才可以做個百萬富翁？自由能給每人一百萬金嗎？不會的，若是手裡沒有百萬金，又是個什麼樣人呢？手無百萬財富的人，就是不能做什麼就做什麼的人，而是被人任意宰割的人。」

索斯托也夫斯基就是從這個導演出了各色英雄的「觀念」：「要做拿破崙」，如同拉斯克尼克夫所夢想的，或者「做個羅斯斐兒」。索斯托也夫斯基只能看出這兩種選擇：不做統治一切的人，就被統治的人。這就是為什麼拉斯克尼克夫的觀念為什麼這樣深深地感動了他的原故。

索斯托也夫斯基用其藝術的充實力量，顯示了拉斯克尼克夫的「主性倫理觀」，對人與社會是不共戴天的敵對。拉斯克尼克夫的絞痛，伊文·加拉馬佐夫的瘋狂荒唐，斯摩比亞可夫的性格，這些整個地表現出索斯托也夫斯基對布爾喬亞社會分裂成人們互相傾軋的敵對主義的恐懼。

索斯托也夫斯基在給加特克夫 (Karkov) 的信裏說過：「拉斯克尼克夫不得不放縱他自